

MR  
国外新闻界名人译丛

FRONT ROW AT  
THE WHITE HOUSE

HELEN THOMAS



# 白宫前沿

——白宫记者团团团长 海伦·托马斯 自传

[美] 海伦·托马斯 著 李彬 等译

新华出版社

# 白宫前沿

——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

[美] 海伦·托马斯 著  
李彬 陈虹 陈阳 译  
肖欣欣 曹书乐

新 华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宫前沿——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 (美) 托马斯著; 李彬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011-4986-0

I. 白… II. ①托…②李… III. 海伦·托马斯-自传 IV.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994 号

Copyright: 1993 BY IMPRINT PUBLICATION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MPRINT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2721 号

## 白 宫 前 沿

——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

[美] 海伦·托马斯 著

李彬 陈虹 陈阳 译

肖欣欣 曹书乐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305,000 字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986-0/K·329 定价: 26.00 元

## 鸣 谢

类似本书这样的工程绝非一个女人独自完成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大家的鼓励，很多好心人拨冗提供其回忆，才使我得以完成此著。

戴安娜·耐因反复激励我，并最终让我确信“是时候了”，该着手再写一本书，而且也是她引导它启程。

我也必须感谢她父亲保尔·耐因，他是我们的法律顾问，她母亲苏珊·耐因帮我把照片分类，还有其它很多事情。戴安娜的外祖母莉莉·齐格特帮我回忆早年的生活。

斯克里纳出版社的编辑丽莎·德鲁是这本书的责编，她表现出了王尔德的智慧、鹰的眼力和约伯的耐心，这些都是我一直追求的。我感谢她不时流露的幽默风趣和善解人意，因为工作上每天的截稿时间和“别的截稿时间”搅在一起，而她会定期温柔地提醒我。她对这部书稿提的建议和做的艰苦工作，对我的帮助难以细数，正是这些建议与工作，才使本书成为应有的模样。

感谢华盛顿的天才编辑和朋友凯瑟琳·斯瓦西，她在项目进展过程中一直施以援手。

我的姐妹约瑟芬和芭芭拉，自告奋勇地当了“一应资料均属海伦”的图书馆管理员，帮我打包、拆包、整理文件，文件数量之多超过了我认为一个人可能承受的限度。每次我打电话再要一份什么文件时，她们似乎总是已经准备就绪。我哥哥马特和姐姐

安妮、伊莎贝尔在我需要的时候也总是帮我。我忘不了哥哥萨布和他家人的种种好意。

我的侄女特里·德莱昂和朱迪·詹金斯是亲爱的妹妹吉纳维芙的女儿，也陷入了“追寻海伦文件”的苦差，而到了要跟计算机斗争时尤其帮了我的大忙。她的丈夫约瑞·德莱昂和迪姆·詹金斯任何情况下都帮着我。他们的孩子永远带给我极大的欢乐。

我的侄子罗伯特·格哈、斯特雷姆·格哈和爱德华·格哈担起了收集资料的重任，还把它们打包，并把我参加过的节目制成录像带。

合众国际社以前的同事约翰·弗格特、埃尔·斯皮瓦克、格兰特·迪尔曼、麦琪·克罗、切基·阿维德森和里昂·丹尼尔等，都抽时间回忆了我们某次旅行到某个国家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他们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细节；格兰特·迪尔曼从“合众国际社聊天热线”电子邮件系统中为我收集了很多散落的轶事，这个系统是合众社的前成员迪克·哈耐特做的。唐森州立大学的玛莎·乔尼特·克纳尔教授的两篇论文为我指明了正确方向，使我得以从历史角度看待总统职务。

感谢前合众国际社在白宫的同事汤姆·费拉罗多年来共处中的好脾气，最重要的是感谢他 1998 年春天给我打的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构思一个恰当的书名。汤姆用几个精心选择的词定下了书名的大意，而缪里尔·多宾建议书名中应该包含“前沿”（Front Row）一词。

当时白宫的合众社同事——洛里·萨姆托斯、肯·巴兹内特和保尔·巴斯肯——将许多经验与观察所得提供予我，并与所有优秀的合众社同事一样不时帮我承担剩下的报道任务，使我腾出很多时间用来写作本书。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赖斯基·斯塔尔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常用传真与我联系，贡献了很多宝贵的记忆，南希·里根

的前新闻秘书希拉·塔特也是这样。原军士长霍华德·富兰克林高兴地和我长谈了在空军一号上的旅行。每次只要给乔·莱廷打个电话，他就毫不吝惜地谈起很多往事，而且用他独有的幽默来描述。就连我的“竞争对手”美联社的拉里·纳特森和丽塔·巴米什也帮我回忆了一些细节。阿比盖尔·范·布伦真正是个“亲爱的阿比”，不时伸出援助之手，芭芭拉·布什和南希·里根时常用便笺鼓舞我。

无论什么时候我需要帮助，我知道可以打电话给已经过世的戴安娜·奥格的家人——哈丽特和现在已故的约翰·马洛斯和他们的孩子，玛格丽特和现在已故的安德鲁·谢菲里斯。戴安娜是我长期的顾问。

当需要打开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盒子、笔记和剪报时，玛吉·考菲和两个女儿麦琪·莫里斯和科林·考普兰德就赶来救援。

然后还有“俱乐部的女士们”——多萝西和格罗丽亚·奥利格，多萝西·纽曼和弗兰·卢因。我们早就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每周都有一次聚餐，我们之间关于华盛顿的“早年生活”的谈话也很有帮助。

感谢哈里·密德尔顿无可挑剔的引导，和林登·B. 约翰逊图书馆和得克萨斯奥斯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帮我在迷宫般的材料里找到了通路；还有和利兹·卡彭特、乔治·克里斯蒂安共进午餐也激活了我的回忆。我和 34 年的老朋友简·巴尔德温促膝长谈，用好几个小时回忆往事——当然，都是以研究的名义进行的，我也很感谢老朋友斯潘斯夫妇——格纳和贝蒂的得克萨斯风格的招待。

至于所有的无名英雄——我在合众国际社度过的 55 个春秋里，进出合众社大门的无数智慧的男女记者和编辑们，他们和我同样热爱这项事业——我只能惊奇于他们的勇气、决心、敬业和坚定，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连续作战，经历了破产和空头支票

的磨难。我自豪，我属于这个特殊的团体。



在白宫新闻发布厅举行的 70 岁生日惊喜晚会。

梅里曼·史密斯是我最初涉足报导白宫时合众国际社白宫报道的负责人，他写道：“在这一行里，谁也不知道以后的事情，但此刻，我是合众社的记者。”我崇敬所有使“此刻”永恒的勤于奉献的专业人员。这就是我的感情。

当然，在所有应该鸣谢的人中，最应提及的还是我已故的丈夫、美联社的道格·康奈尔，他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

## 自序

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切记要保守秘密，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能告诉别人，一是你即将出门旅行，二是你正在写书。

否则，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会有无数问题向你袭来，比如“你什么时候出发？”“你的路线是怎么安排的？”“你的行李准备好了没？”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问题就会变成诸如“写得怎么样了？”“你写的是什么内容？”“你什么时候能写完？”怎么样，这些问题够你应付一阵的吧？

至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呢？它既艰难又轻松，既劳累又激烈，既快乐又悲伤，既令人愉悦又教人落泪，既苦涩又甜蜜。或者换句话说，就像我有一天晚上给合众国际社的前编辑吕西安·卡尔打电话时说的，“就像躺在心理医生诊所里的沙发上。”

解读过去匆忙写下的笔记，不时停笔阅读自己多年以前写的消息，这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但是，它也是一次极好的旅行，带你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你只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去那里才能更透彻地了解那个地方。我有了一个机会，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在过去38年间作为白宫记者的职业生涯和白宫的每一位主人。我以前曾经说过，总统的身份使我敬畏，但总统本人却决不会。这个结论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是的，我的工作在我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就像我的朋友阿比盖尔·范·布伦说的，“对海伦·托马斯最重要的有三件事：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和她的朋友。”她还曾经告诉我和她的所有读者：“这可不是彩排”。这句话总是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人生这条路从头到尾我们只能走一次。

关于我报道过的总统，我已经写得够多了。所以我选择了个人化的方式，想把本书写成一个我在第八任总统任职期间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印象式的东西。政策、决策背后的故事留给别人去讲，让历史去评判它们的影响。在书中，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通讯社记者不能享受的奢侈，但这一次，我决定放纵自己。

从个人方面，我曾听过每一位总统说，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我尊敬这句话，而且感到从很多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个神圣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实在是享有很高的特权——抑或是一种幸运——能够每天出入于白宫，并且能在咫尺之间观察总统，甚至有时还能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我承认住在那所房子里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因为它象征着总统拥有的人民大众的信任。

至于记者，我们也拥有一种加之于我们身上的信任。追寻真相，决不背弃人民的知情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秉公直叙，不计后果。

我亲历了总统处于个人成就的高峰时被胜利和逢迎包围的情景，我曾目睹他们因为滥用了权力或者说像克林顿总统说的“批判性判断力减退”，从高位上坠落；我也经历过总统在危急时刻不得不作出可怕的决定，并因此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还看见他们败给令我们为之蒙羞的自大。面对所有这一切，每个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同情和悲伤。一旦对我们的领袖失去信任，大家都会痛苦。



我 60 岁生日礼物，一幅白宫记者生活的漫画。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记者才会被允许质询他们的领袖。因为我们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议院制度，记者就不得不承担起监督政府官员、解释他们的决策和政策的责任。

有人说，我问总统的属于“得梅因的家庭主妇”脑子里的那种问题，我希望这种评价是真实的。对于我，她是代表了人们想知道的东西。而很多次，这些总统忘记了自己正是应该对她和整个国家负责。

太多时候，我们被看做检查官、法官和陪审团。但是我相信，我们只有不去充当那些没有指派给我们的角色，而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事实，才是最好的为大众服务。这也是我们能好好服务大众的最佳途径。

海伦·托马斯，不仅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机智的华盛顿记者，而且也是最值得尊重的记者之一，本书将告诉你为何如此。《白宫前沿》一书等于提醒我们，海伦一直是历史的见证人……它不仅是一部回忆录，也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它是一个所有美国人走向成功的故事。

——丹·拉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

致新华出版社：

中国人民将阅读我白宫报道生涯回忆录，令我深感荣幸。

我希望读者会喜欢这本书的中文本，并通过这本书，对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自由报业以及报界与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我的数次中国之行，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突破性访问时，我跟随前往并受到了盛情款待，给了我始终愉快的记忆。

海伦·托马斯

# 目 录

鸣谢 .....	( 1 )
自序 .....	( 5 )
一 童蒙初开话当年 .....	( 1 )
二 初到华府试身手 .....	( 15 )
三 性别反叛显峥嵘 .....	( 29 )
四 踌躇满怀新天地 .....	( 45 )
五 温情小店招贵人 .....	( 55 )
六 记者官员巧斗法 .....	( 68 )
七 刨根究底逼总统 .....	( 100 )
八 起早贪黑抢新闻 .....	( 130 )
九 空军一号故事多 .....	( 178 )
十 奇女马萨道实情 .....	( 219 )
十一 事业丈夫忆道格 .....	( 249 )
十二 第一夫人众芳菲 .....	( 265 )
十三 八位总统群英谱 .....	( 332 )
十四 记者人生大梦归 .....	( 437 )
译后记 .....	( 451 )

## 一 童蒙初开话当年

记者的工作包括观察、聆听并记录人物、地点和事件。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的记者生涯有一多半是记录官居高位的人们。

但记录我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常常出去演讲，给一群听众讲述我们国家的领袖和其他显贵人物的事情，讲述做出种种决策并影响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权势集团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举手发问：“你自己呢？”

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出自真挚的好奇，他们好奇是什么使一个人决定成为记者并把新闻作为一生的事业。答案是，这个领域激动人心，为了探求原委每天都得马不停蹄，还有其他所有那些多年来提起这个职业人们就会想起的确实存在的老生常谈。

“荣耀”是我听过人们用来形容我职业的一个习语，有时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相信我，当我从清晨六点半起就站在寒冷的瓢泼大雨中和其他在白宫的同事一起被拦在一道绳子之外，被人群推来搡去，只为了等待有人出来告诉我们刚刚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时，我想到了所有的词，就是想不到“荣耀”。

无数次别人对我感叹：“你遇到过那么有趣的人。”不错，和“你过着如此有趣的生活”一样，是真的。但是，和其他任何选择了这种工作的人一样，吸引我以这种费力的方式谋生的真正磁场是一种不可抵御的愿望，希望当我们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

时，自己能身处其中。那种推动性的力量现在是、将来也一直会是对生活、对人、对周围的大千世界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让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一直觉得，有趣的不是我当白宫看门狗的生活，而是我有幸将之归入权势人物的生活。这种荣幸包含着重大的责任。我成长的过程中，丝毫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选择一个每天都要接受教育的职业。

除了观察、聆听和记录，记者还要学会怎样提出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不那么受欢迎的——问题。

我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刨根问底的迹象。我记得，姐姐们的一位女伴来家里做客，我问了她很多问题，关于她自己，关于她的衣服，甚至关于她的住处等等等等。

她十分惊讶，嗔怪道：“你可真是个包打听。”

我只好去问我的姐姐们：“‘包打听’是什么意思？”

“海伦，你提的问题太多了。”她们回答。

我猜有些习惯很难革除，但我很高兴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问多少位总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

在大街上，在机场里，总会有陌生人来问我：“你是记者吗？坐在前排的那位？”或者他们会对我说：“你提的问题可真尖锐。”而且，很多人会鼓励地说：“继续问那样的问题吧，你是为我们问的。”

也许，这类评论中最有色彩的一句来自 1988 年。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在路上出租车女司机转过头来说：“我一直在猜你到底是谁。你不是那个总统们特恨的女人吗？”

科林·鲍威尔将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经给我的好问提出过另外一个解决方法。那是 1992 年的圣诞节，我和他应邀出席我的朋友萨姆·唐纳森举办的晚会，萨姆和我一样是直言不讳的人。

《华盛顿邮报》曾报道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将任命鲍威尔为国务卿。我在晚上看见了鲍威尔，自然，我应该从故事的主角口中得到详情。

我走到鲍威尔身边，问他：“克林顿要你担任国务卿，是真的吗？”

鲍威尔微微叹了一口气，看着站在他另一边的人，指着我说：“有没有什么打仗的地方可以把她送去？”

我们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莉莉·西格特曾是我姐姐伊莎贝尔在底特律迪肯尼斯医院护士学校的密友。她有一次说，我12岁的时候告诉她，我要成为一个“女报人”。那时正是圣诞节前后，莉莉和我们一起过节。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当时正围聚在我家客厅里的黑色立式钢琴旁边。

他们说每个记者都有点表演才能，虽然我小时候很害羞——信不信由你——在我家的9个孩子当中我还是想当明星。因此，该轮到表演的时候，我模仿百老汇歌星兼影星范妮·布赖斯的腔调起劲地唱起了《我的男人》，唱到动情处，结束的时候我嗓音哽咽，满含悲伤。

莉莉记得当时问我：“海伦，你毕业以后想当情歌歌手吗？”

“哦，不，”我答道，“我想当新闻记者。”还补充说我想当个了不起的记者。这个目标我至今还没有放弃。

三年以后，我对职业的选择确定了下来。当时我在底特律东区高中上三年级，我的英语老师很欣赏我写的一则故事，把它登在了校报《印第安人》上。

看见自己的署名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对自尊心的极大鼓励，不久我也参加了校报编辑部。我喜欢那里的气氛，喜欢那里的同事，还喜欢我们出版这份周刊时简单的快乐。我断定自己血管里流的是印刷机的油墨，坚定了要以此为一生职业的信心。高中最后一年，我被授予一本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诗集《葡萄酿的



酒》。书上题着：“致海伦·托马斯：感谢你长期以来对编辑部所作的贡献，1938年1月26日。”

我想，我同辈的记者以及更年轻一些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事业的。后来我上了当地的大学，韦恩大学（现在是州立韦恩大学），情况依然如此。我在大学的校报《大学生日报》编辑部工作。实际上可以说，在校报工作是我的职业，而上课、拿学位倒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在校报工作的经验给了我一种方向感和献身观念，它们对我有着极大的帮助。然而那时候我却不曾梦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白宫记者，常常近在咫尺地采访总统，能够大胆地向他们提种种问题而毫不担心让他们难堪。当然，怎么向他们发问对我从来不是问题。

常常有人问我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模仿的榜样。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激励了我，而父母双亲是我成长的基石，也是指引我前进的灯火。

我父亲乔治1892年从叙利亚的特里波利移民来到美国，他的家乡后来成为黎巴嫩的领土。来美国时他年仅17岁，坐的是统舱。他的财产包括口袋里装的几美分、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小布兜，里面是保佑出门人的阿拉伯经文。直到今天我们在家里还说幸亏我父亲没有误了那班船。

在移民入境必经的检查站——纽约的埃利斯岛，移民官员把他的姓安东尼厄斯改成了更为英语化的托马斯，接着把他送到了肯塔基州的温切斯特，他在那里有亲戚。他买了一辆小车，装上水果、蔬菜、亚麻布制品、糖果和烟草到农村去叫卖。

1901年他返回故乡，娶了当时17岁的我的母亲玛丽。1902年我姐姐凯特在叙利亚出生。她6个月大的时候，全家回到了肯塔基。

我一直为双亲的勇气、决心和独立精神而深深感叹。他们的